

名家小品



书房有毒

文/于钟华

母亲说，我百天抓周抓的是一本书，以至于亲戚邻居们都认定我这一生是读书的命。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基本不看电影、不听音乐，我不会搓麻将、不会打扑克，大家玩的那些个游戏，我基本都不会，我好像唯一会玩的就是书：或者读书，或者写书，或者写几笔毛笔字。所以，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能够有很多很多的书。随着书本的增多，我的梦想则转为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书房。

其实，我并不清楚书房是放书的地方还是读书的地方。

读中学那会，我有一个房间，既是我睡觉、练字也是读书、做作业的地方，反正所有房子的功能集于一身。同学都有些羡慕我，羡慕我有书房。其实谁没有睡觉的地方呢，就因为我有一整墙的书，这个本来用来睡觉的房子便成了书房。于是，我专门请我的书法老师为我题写了斋号“乐翰轩”。

二十几年前，我负笈湖上，租住了一间七八平方的小房间用以栖身，因为房间确实很小，我取名曰“小书房”。说是书房，事实上是吃喝拉撒睡全在这里。但正是因为它小，才使得我和书有了亲密的接触。书，渐次增长，上了墙，上了床，而且逐渐挤占我的休息空间，以至于睡觉时翻不了身。奇怪的是，那个劣质而破旧的硬板床，在吱吱呀呀声中，我竟然每天都睡得极为酣畅，极为香甜。而且，后来我逐渐发现，书房有一种救赎的功能，当你的灵魂即将凋落或掉落时，书房会有一种隐秘的、不可见的东西轻轻地拖住你，向上用力撑起。它有时还有一种清偿的作用，它会使我过去的言语和行为做一些纯粹而简单的推落。就像阿甘本所言，“救赎”是一种最终的、解除性的清偿，而“清偿”则是一种可向用储备的变形。在救赎和清偿之中，我看清了自己。我突然明白，古人何以将书房叫做书斋：这是读书人借书以斋戒，自身自省、自新的场所。斋戒就是让自己知道在肉体之外，人，还有精神和灵魂。

但我从此落下了个毛病：房间里没有书，睡不着觉！

这个毛病在我结婚后集中性地爆发。内子容忍不了卧室变成书房，床榻变成书桌！一天晚上，我回到家，看到了陪我睡觉的书们都被清理出卧室，本来名为客厅的属于我的“书

房”一下子下不了脚。先不管我失眠的问题了，当务之急，是为这些书们找一存身之所。于是，就有了我现在的工作室、办公室等等等等，反正，凡是属于我的，能够为我支配的空间都被书占满。卧室除外！

睡觉怎么办？

一开始，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待内子入眠后就轻轻地跑到客厅的沙发上看书。书和书内的“人们”总会带我踏上感觉像是“回家”的路。在路上，不知不觉居然睡着了，居然睡安稳了。如此这般，如此这般，内子确认我在卧室是真的睡不着，松了口，允许我拿一本书放到床头，虽然效果不是很理想，但聊胜于无，每天迷迷糊糊中入睡，迷迷糊糊中开始一天。

大概是四十岁，也就是我届“不惑”那年，内子发现我有白头了，而且有蔓延的趋势和危险，经过她的诊断，断定是我睡眠严重不足造成的，开的药方便是果断决定我每天的午睡可以在书房解决！借着这股“东风”，我自身也查找了原因，“温故”地找到了当年“小书房”的病根，“知新”地开辟出一个小房间，七个平方左右吧，命名曰“小书斋”，作为我午睡的卧室。

“小书斋”的四壁排满了书，“小书斋”的地上放满了书，“小书斋”的角落落落挤满了书，但还是挤进了一个沙发，一张桌子，这里既是我读书、写字的场所，也是我午睡，偶尔还能夜睡的房间，更是我的灵魂斋戒沐浴的所在。我的生活开始了乐陶陶！

就在前几天，不知谁竟如此多事，发了一篇微信短文——《书房有毒》。说是书本在装帧时，使用的一种胶水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一本书不至于对人体产生明显的毒害，但书本多了，尤其是书房，毒副作用不可小视！我赶紧着将这篇微文删了，但内子还是看到了，她大吃了几惊！坚决要求我撤出“小书斋”。

那天，谈判是这样的。

假设书房真的有毒，人体肝脏就有解毒功能，怕什么，这是其一；其二，你不也是一天到晚呆在书房吗？算算看，书房卧室，你呆在哪的时间多；其三，……最终，我胜利了。

说实话，书房有毒，但我情愿受毒，它或许对身体有害，但它对精神和灵魂有益，它能给我幸福。幸福，其实是对本源的永恒回复。

春走梨树坪

文/伍成勇

与梨树坪的相识，是在立春之后，尽管春天的气息就那么一丝儿，春天的足迹若天空的淡云，缥缈无定，但我觉得春天已然来临，勃勃生机就如蛰伏在土壤里的种子，随时可抵破地皮，向蓝天延伸。

从小对梨树亲切，从小对梨花好感。古人如此，我亦如斯。那梨花带雨的娇美，直教人嗅之抚之。“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本来是写白海棠，曹公以梨蕊与梅花陪衬之，也足见他对梨花的喜爱。即便冰天雪地里，寒风刮骨，千里冰封，飞鸟绝迹，却在浪漫诗人岑参的笔下带出了盎然的暖意：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是的，梨花美，梨花着之于树，自然喜欢上梨树。而今有一地儿谓之“梨树坪”，怎不向往之？从南外出发，经二号干道，过火焰山隧道，再向左转，行至二三公里，便到了梨树坪湿地公园，一路空阔，无驾车之苦，无拥堵之烦。

梨树坪水草丰茂，缘于一湖，那湖弯曲有致，犹如仰躺在自然的小妮，随性惬意，俊美中有粗朴，娴静时有生气，温柔不缺乏野性，含蓄不缺乏坦率。湖的一侧是梯田，田埂上泛黄的簇簇茅草最是茂盛，展示出这块湿地旺盛的生命力，也是田园最为倔强的标签，许是向山那边的城市昭示：这儿崇尚绿水青山，不喜好灯红酒绿。梯田的对面是山峦，山上的柏树很年轻，神采奕奕，精神焕发，犹如钟情于湖的小伙儿，热切关注又默默守候，四季环拥，不离不弃，只想为湖面增些妖娆，添些意境。山之下，环湖路上，有几家农户，看房檐屋椽，很有几分破旧，想是已无人居住。为何人去屋空？是屋的主人不耐此处烟火，还是无奈让此处成为梦的衍生，另择栖居？我想，都是有可能的。毕竟这些地儿在前些年鲜有人迹，何年搭上城市的肩，梦里都不曾有过，又孰料城市的触角延伸得太长太快，快得城市周围的地皮浑身发燥，情绪有些失控，任凭你与对面的岩石经年对视，与山上的青松长年招摇，与迤邐的小路一世牵手，说不定哪天那像大甲虫般强悍的铲车伸出擎天巨臂将那份尘世约定捏得粉碎。

城市化进程太快，在城市人忙碌得有些混沌的瞳孔里，不难捕捉到他们内心的焦渴：城市不仅需要霓虹灯、酒吧、咖啡，不仅需要摩天大楼、商场和影院，在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之后，他们更向往能看看山峦的落日，夜晚的星星，草丛里的虫鸣，能走在一块寂静之地聆听一下自己心跳的声音。梨树坪湿地正好，她像一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精灵，在适宜的时间里及时出现了！这湖三面斜坡，像一把躺椅承托着修长的小湖，另一面自由延展，像小妮的自然脾性。这斜坡不陡不逼，留有空阔的斜面任潮光激荡，或是早料到这位养在深闺的小妮迟早要被人发现，自然之母早早为小妮留下足够的空间吧，任她释放，任她承认。

漫步环湖路，心情犹如湖上的波光，活泼发亮，弯曲的环湖路足显小湖的旖旎情愫。仰可看天上的流云，可见飞鸟在天空撒欢，侧可观湖畔的青山，亦可看点缀在田埂上的零星人户，此处的人户成了风景，如此开阔的自然中竟携裹几分烟火，想想都令人温暖。想夜晚寂静，或是满月，屋舍的灯光或是皎洁的月光涂抹田亩，田亩及两旁的柳树、梨树倒映在水里，该是多么谧静和谐的一幅画！

路旁的柳树，时值早春，不见枝头抽绿，细细的柳枝如发丝飘拂，其实只要凑近些，细细端详，你会发现柳枝绝非枯枝，薄薄的树皮已掩藏不住生命的迹象，再一细嗅，似乎听到了生命在吃货；那时时可见的成行成片的梨树，枝干光秃秃的，似乎还做着冬天的梦，同样，那零星的芭蕾让你明白，只待天气再暖和些，只待一两场春雨，芭蕾就会似婴儿多动的手足，抵破冬日那已不蔽体的棉絮，再过些时日，那梨花，大朵小朵，蜜蜂嗡嗡，此时笑语喧哗，人面梨花，说不定马上会酝酿些春至梨树坪的诗句来呢。

那停靠在湖岸边的几只铁皮船，无画舫的精致与美艳，面对此景，你绝不会有“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凄冷，也不会有“玉人何处教吹箫”的脂粉，如在夜里，山街明月，船上恰有灯火，你一定会联想起“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来，它是一种朴素，是平和，是野趣，看似漫不经心的存在，却成为梨树坪疏淡又最传情无限的一笔。瞧，那美术学院的十余名学生，正摆好一排画架，在板桥畔，从远近高低不同角度，尽情描画出它的意蕴来。

我不绘画，我用眼睛去攫，心灵作色，感觉画在心中，还带有满卷的诗意。

